

曾有的青春一次已足夠

文・圖／黃明明



三十重聚：三十重聚，青春永駐

「嗨！你是黃明明嗎？你還記得我嗎？」
「我以前經常在舞會碰到你…」擺滿圓桌準備迎接稍後盛宴的綜合體育館，在我背後響起一個無法確定是陌生或熟悉的聲音。

「我當然記得你啊！同學。你好嗎？」
或許你變了一點點，或許我變了更多，但不變的是，我們曾經共同擁有的記憶。

30年，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概念？隨著人



畢業前：滿腦子幻想的文學院女生

潮湧進重聚會場，曾經遙遠的片段彷彿近在昨日。同學們笑談著過往種種，“舞會”、“聯誼”這些在成人生活中不知已消失了多久的名詞，忽然浮現耳際，正與大家舉杯互祝的我頓時感到微醺。

從初中起就以「比較文學」為學術志向，進了文學院卻是與文學沒太大關聯的科系，好生覺得失望。從18年日復一日的學校規訓中解放出來，我把俄國大文豪普希金的墓誌銘當成座右銘，立志“慵懶地度過歡快的一生”，徹底力行，毫不遲疑。

18歲少女的眼裡，臺大是個多麼好玩的地方，從迎新舞會、院舞會、系舞會到私人舞會，我忙著在各個場地穿梭，跟不同的舞伴聊同樣的天，內容不外乎「你是哪一系的？你高中念哪裡？那你認識某某某嗎？」千篇一律卻樂此不疲。

比起高中只有樂儀隊可參加，大學的社團也令我眼花撩亂，記得前前後後“逛”了健言社、台風社、合唱團，都是走馬看花，比較固定參與的只有滑冰社，因為活動地點

在冰宮，放學後又多了一個到西門町晃悠的藉口。

印象特別深刻的活動是校慶的啦啦隊比賽，文學院不只女生，連人丁單薄的男生也熱情參與，課餘時間的操場角落，到處可以看到我們認真操演的身影，記得還特別請了體專舞蹈相關科系的學生來當教練，做了許多高難度的設計，比起好萊塢電影裡校園啦啦隊的架勢應該差不到哪裡去（我覺得啦）。我因為體型看似輕巧（當時），被排在隊伍中央要被男生抬起來的位置，單單這個動作就不知練習了（&摔了）多少次。比賽當天，Footloose的音樂一下，大家果然渾身是勁，熱翻全場，最後勇奪據稱是文學院隊史上第一座冠軍。而幾個月培養下來的革命情感，讓原本是點頭之交的各系同學變成



啦啦隊：文學院啦啦隊的造型，只能用“復古”來形容…反正青春無敵啦



鳳凰木：與圖館系好友李如星在鳳凰樹下，驚心動魄的紅是我們怒放的青春

了戰友，任務結束卻也代表共同的目標不再；賽後的慶功宴上，許多人悲喜交加相擁而泣，當時情景仍歷歷在目。

歡笑與淚水交織的日子過得特別快，當光陰被恣意浪擲，青春也加速耗盡。年輕的我，全然未能覺察自己身處一個世界級的知識殿堂，是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幸運。課業上總是仗著小聰明草草交差，記得有一次課堂報告，當天早上隨手寫兩頁就硬著頭皮上台，老師自然是看出我的心虛，從台下拋來冷冷一句評語：「充滿外交辭令，你真應

該去當外交官…」其他同學或許沒聽懂，我自己卻是霎時滿臉發熱。

老師們對我們這群孩子的關心，我直到許多年後才深深體會。大四時的導師是資深教授李德竹，李老師教學認真、處事嚴謹，深受學生敬畏。有一天，她要求大家拿出過去幾年的成績單，討論畢業後的發展方向，我從排隊時就開始發抖。輪到我時，李老師抬頭看了我一眼，盡量平靜地說：「你怎麼辦？你這樣的成績要怎麼申請國外研究所？」老師不怒而威的神情和語氣中的憂慮，我直到現在都記憶猶新。

是的，該怎麼辦呢？在醍醐灌頂（或五雷轟頂）之後，我開始認真思考自己的出路；「國外申請不到好學校，那就試試留在國內吧！」我心裡這麼想。但問題是，對本科的圖書館學實在沒興趣，離畢業又只剩不到一年的時間，能改念什麼？這時候，上帝又為我開了一扇窗。系上基於圖書館員必須具備良好的溝通技巧，在大四開設了一門「傳播理論」，特別敦聘政大新聞研究所的王石番教授來授課，這堂課對當時的我來說，有如茫茫大海中的浮木，我不但認真做筆記，下課更纏著王老師詢問如何報考新聞研究所。

到政大報名的那一天，又正好碰上李德竹教授的課，李老師是每堂課必點名，沒人



傳鐘連拍：傳鐘下，文青男女的燦爛笑靨

有膽子翹課。但是當我囁嚅地向她解釋（就怕她想起我的成績單…）要請假去報考研究所時，老師不但親切地答應，還要我加油、好好努力。在那個不同於今日、熱門研究所錄取率極低的年代，或許因著老師的祝福與莫名的幸運，我真的考上了。李老師得知後非常欣喜，特別在課堂上要我向學弟妹說說心得。

類似的情景也出現在兩年後，我與研究所同學為了撰寫論文做問卷調查，抽樣到圖館系沈寶環教授的課，沈老師二話不說地應允，請學生配合填寫問卷。結束後，他提出同樣的要求，希望我跟學弟妹談談如何讀

書。老實說，提到用功唸書這件事，我真不是個優良範本，但在老師們眼裡可能是個“浪子回頭”的故事。然而，許多事非得自己體驗過才能體會，別人講再多不過是言者諄諄。老師們當然明白這一點，只是太憂心學生們不知輕重，誤了自己的未來，因此不斷找機會提點。

漫無目的地繞了一大圈，我終究還是在系上的課程找到自己的興趣與志向。有了大學的慘痛經驗，我對研究所的課業不敢再放縱輕慢，終究能以名列前茅的成績畢業，隨後學以致用，投入新聞工作逾20年，期間更獲得獎學金前往英國倫敦政經學院進修，雖

然晚了一些，但總算是完成了出國留學的心願。

時至今日始終覺得，對於我這樣一心嚮往文學院的女生來說，圖書館系實在太不“感性”了，它的屬性比較近似社會科學，少了期待中的浪漫。沒想到當初不被我所喜的“理性”，卻意外成為後續求學與就業的必要裝備。在我從事的電視新聞這一行，無論是採訪、撰稿或現場播報主持，首要條件就是反應快。如何能予人思路清晰、條理分明的印象？我有一個秘密武器，就是圖書館學的“分類”概念。打個比方，我的腦子裡似乎分成許多小格，當龐雜無章的資訊流輸入時，可以自動分配到合適的欄位，並且按照優先順序、有邏輯地排列，等候我從容取

用。我曾經對自己這套本領頗感自豪，過了許久才恍然大悟，原來我自以為的“本能”，其實是在學校所受的各種訓練，長期下來內化成慣用的思考模式。教科書上的內容可能全忘光了，但這一招，永遠令我受益無窮。

在新聞機構這些年，陸續有圖館系友或臺大校友來做各種訪問，有人曾經問到：「如果大學生活能夠重來一次，有什麼最想做的事？」我想過好多啊！絕對不要翹課、好好把外交輔系念完、把法文學得更好一點、不急著交男朋友…。但是又何妨呢？無論發生過什麼或錯過了什麼，都是我的人生篇章。

體育館裡響起Forever Young這首歌，也是今年B73三十重聚的主題。但誰能期待永遠年輕？對我而言，曾有的青春，一次已足夠。[圖六]



主播台：主播工作，理性與感性的結合

黃明明小檔案

臺灣大學B73級，圖書館學系（今日之圖書資訊學系）畢業後，考進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並取得碩士學位。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《聯合報》擔任編輯，兩年後進入當年的電視新聞龍頭——台視新聞部擔任文字記者，兼任播報午間與夜間新聞。從事採訪工作四年，求知慾再度蠢動，申請獎學金負笈英國倫敦政經學院，取得第二個碩士學位，主修國際關係史。回國後轉進數家新聞台擔任主播、製作人、採訪中心主管等職務；2003年公共電視開始製播每日新聞，應邀進入公視新聞部服務至今。主播【公視晚間新聞】長達12年，榮獲卓越新聞獎「每日新聞節目獎」，並入圍「新聞主播獎」、「每日新聞播報獎」；隨後出任公視新聞部經理，現為國際新聞節目【新聞全球話】製作人與主持人，結合兩個碩士學位所學，並就讀於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博士班。